

守岛人的信念

刘晶林



的追求,常祥栋如愿以偿地成为开山岛哨所的新一代民兵。

三年来,灌云县人武部先后选派37名民兵守岛,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中2021年9人,分为三个小组,分批进岛轮值。

现在向山顶走去的这三个人,正是轮值守岛的一个小组成员。在他们的前方,似乎永远走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像旗帜般引领着他们,那就是王继才。

是的,在他们的心里,只要去升旗,王继才都会与他们同行。

三

沿着一级级的台阶,他们继续向山顶攀登。

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一次升旗,天气都这么好。在海上,风暴是小岛的常客。

风暴来的时候,事先不会打招呼,它常常躲在低垂的大片大片的云朵里,或是潜藏在海底游动的鱼群中,总之,不露痕迹。等到接近小岛时,风暴才突然现身,向小岛猛扑过来。

那一年,王继才升旗途中被狂风刮落山崖,摔断了三根肋骨。后来在妻子王仕花的搀扶下,他忍痛走向山顶,硬是把国旗升了起来!

比起王继才,新一代守岛人守岛的时间并不长,但也经历过风风雨雨。

有一次,狂风来了,竟赖着不走。一个多月里天天刮风。船进不了岛,食品供应出现断档。那些日子,他们天天吃方便面,似乎把今后三年五年,或是十年八年要吃的方便面,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全吃了,以至于后来一闻到开水泡面的味道,胃里就泛酸水。

还有一次,也是风暴袭来,民兵哨所副所长邵正刚接到妻子电话,说12岁的儿子高烧不退……此时,风暴肆虐,根本就无船出岛。邵正刚能够做的,只能在电话中一遍一遍地安慰妻子,并向岛外的亲朋好友求助。

除了大风大浪,守岛人生活中要应对

的困难还有许多。

比如说2018年9月,首批轮值的民兵初进开山岛,居住在小礼堂。因年久失修,礼堂的多扇窗户破损,蚊虫趁机入侵,叮咬得人根本无法入睡……后来,县人武部修建了宿舍,国家电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及时提供了智能微电网及海水淡化系统等配套设施,岛上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回首往事,在岛上值守的汪海建、袁洋、王绪兵等人,记忆犹新。

比如说,岛上虽有冷藏柜,可是蔬菜保鲜时间短,几天过后,大家吃的蔬菜就只剩下易于保存的土豆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岛上轮值的2/3时间里,烹饪变得特别简单,除了炒土豆,就是炖土豆。

四

往前走,就要到升旗台了。每每走到这里,他们都会停下来,回望一下身后的陆地。

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他们的目光像海鸥一样拍打翅膀,越过茫茫大海,向着对岸疾飞时,有一种纯净的、接近于无限透明的感觉,会在心间迅速蔓延开来。

说来也怪,为什么一座被大陆架高高擎出海面、面积不到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小岛,竟对他们有着如此大的吸引力?

驻岛是有经费补贴。但那点补贴,远远构不成大家争相上岛的理由。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固定收入,别的不说,就说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几位年轻人吧,驻岛的经费补贴哪里比得上他们的经营收入呢?但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在这些守岛人的心里,从来不是以报酬的多少来衡量一件事情的意义。他们自有精神上的追求。

90后张奥,三年前曾和王继才有过一次谈话。王继才说,小张,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坚定信仰,踏实工作。后来,张奥正是为了王继才的这席话前来守岛的。他想着王继才的足迹,探寻英雄身上的“坚守”之谜,觅得人生真谛。

32岁的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陈志显,

走进塞罕坝

航宇

拔1500米以上荒无人烟的荒漠地。他们住窝棚,喝雪水、啃干馍,迎风斗霜,挖坑栽树。这些英雄的创业者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沉痛打击,却仍然夜以继日,不舍不弃,胼手胝足,持之以恒,硬是在遮天盖地的荒漠沙地上营造出一块让世界瞩目的绿洲。

经过一代又一代林业人的艰苦努力和顽强奋战,如今,美丽的塞罕坝人工林和草原面积达到1658平方公里。可以豪迈地说,我们的林业人创造了世界林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一个清风细雨的早晨,我随着人流走进塞罕坝展览馆,缓缓地走过那一块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展板,仔细地阅读着记载塞罕坝艰苦创业历史的每一个文字。那一刻,我被塞罕坝的人和事感动得泪流满面。

是啊,那一块块展板,就是人们心中矗立着的一座座丰碑。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当代林业英雄群体: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把自己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塞罕坝,在病情危重的时候,这位塞罕坝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躺在病床上,大口大口

喘着粗气,硬是从喉咙里挤出细弱的声音,一再叮嘱家人:我死了以后,骨灰全撒在塞罕坝的林海里……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日日夜夜战斗在塞罕坝黄沙窝里的劳动者:像陈锐军、初紧梅夫妇,在塞罕坝高高的防火瞭望塔上,一呆就是十几年。他俩是怎样度过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呢?特别是夏天,瞭望塔上最要命的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蚊子,在瞭望塔周围张牙舞爪地盘旋着。到了冬天,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气温一般是零下40多摄氏度,坝上生硬的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割肉一样。在这样的季节,别说站在无遮无拦的瞭望塔,就是钻在房间里也冷得让人发抖。然而,十几年的时间,夫妻俩硬是从没喊过苦,叫过累……

还有第一任场长刘文仕和副场长、高级工程师张启思的感人故事;还有六女上坝绿化荒原那催人泪下的动人场景;还有那许许多多的人们叫不上名的建设者和奉献者……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毫无怨言地把最美好的青春播撒在塞罕坝的山山峁峁间,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遇见

酷暑三伏,热气蒸腾。上午八九点钟,太阳就明晃晃地挂在天空。我紧跟在中年男子王飞的身后,小心翼翼地扶着铁塔栏杆,一步步跨过隔空的踏板,沿着“之”字形的梯步向上走。铁塔坚实牢固,但拐角处总是格外惊险,我的心怦怦直跳,根本不敢左右张望。

铁塔顶端就是灌渠值守人的闸房,也是王飞的“家”。这个家由两个独立的“单间”构成,各约四五平方米,中间由仅容一人通过的桥梁衔接支撑。

从闸房上俯瞰脚下的这片川东北大地,绿野沃土,灌渠纵横。这一条条灌渠,是从西南方向最大的升钟水库延伸出来的,要么飞架于空中,成为凌空的渡槽,气势恢弘;要么铺陈于大地,成为或明或暗的渠道,水流潺潺。

在每一条灌渠的起点或者交汇处,都有一座控制水源流向的闸房,起着灌溉或泄洪的作用。它们像灌渠的心脏,也是每个灌渠守护人的前方“哨所”。

2002年从部队退役回老家后,王飞就开始与这些渠道做伴,至今已是第十九个年头了。王飞历任升钟水库灌区义兴站站长、永清站站长、仙林站站长。2007年调到了位于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关文镇的倒石桥隧洞口的关文站。

关文站地势险要,关乎西充县、蓬安县两地的供水、调水,是整个升钟水库灌区的中心站。每当春耕和夏汛时节,守渠人需要一天24小时值守。

初到关文站时,还有4个人轮换值班。几年过后,有的人退休,有的人调走,如今只剩下王飞和眼前的闸房相依为命了。闸房成了他一个人的“家”。

走进闸房,只见几块红色砖头上,摆着一双高筒水靴,上面沾满了新鲜的泥巴。水靴旁边是一把撑开的雨伞,一件雨衣。哨所靠左墙放着一张窄小的单人床,床杆上挂着一件羽绒服,晾着一床旧棉被。床头的简易书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书桌下面摆着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房间简陋,一目了然。在房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黑洞,一台大机器从中冒出,齿轮间闪着锃亮的光。机器下面,是两扇巨大的铁闸门,它们分别挡住渠道的正前方和左侧面,用于灌溉和泄洪。整个关文站最重要的便是这台机器,它的名字叫启闭机。

从闸房望出去,一股清澈的泉流正闪着粼粼波光,从红庙子山那边奔涌而来。溯流向上,穿过红庙子山隧洞,就会看见升钟水库美丽的身姿。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嘉陵江最大支流西河上中游拦截修建而成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库容达13亿多立方米。数年来,升钟库区共建成农渠769条,农渠

灌渠水清清

邹安奇

总长4764.33公里,灌溉了138.93万亩庄稼地,惠及川北“干旱走廊”南充、广安、遂宁市五县区122万人。

开渠难,守渠更难,一个个闸房,就是守渠人看不见烽烟的战场。遇上汛期,王飞的日常工作就变得非常忙碌。他需要全天守着灌渠,不让它“发脾气”。启闭机就在脚下,躺在床上,他从来不敢睡着。只要发现危险,就立刻翻身下床,打开闸门泄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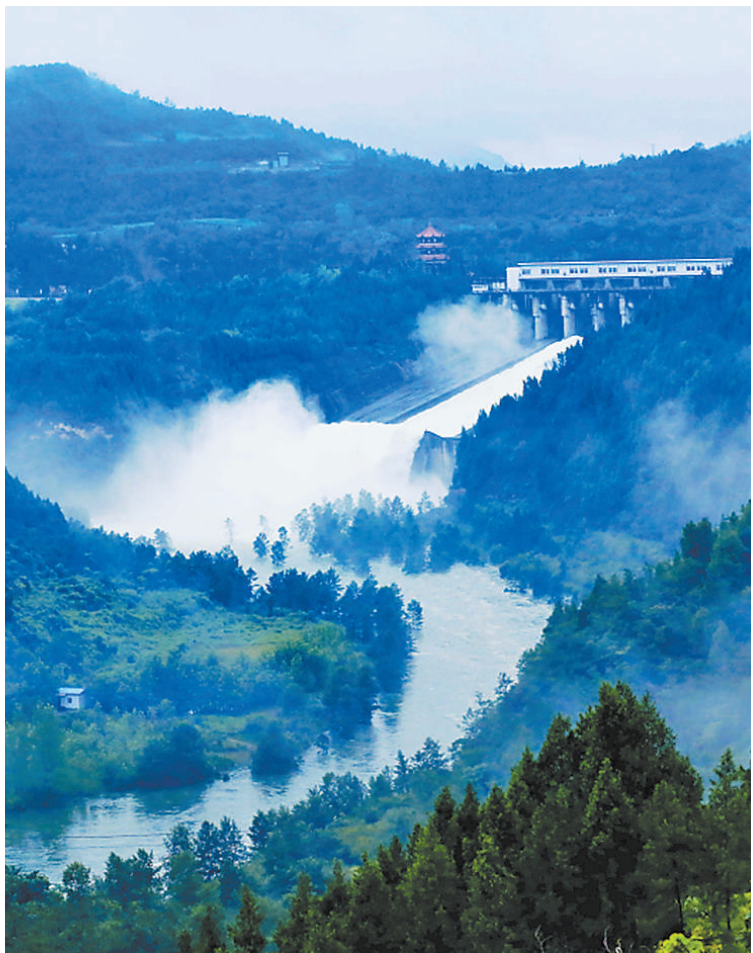
如果遇到暴雨天,王飞第一时间要截断电源,以免雷电损坏机器。如果洪水来袭,他要拼尽全力摇动启闭机,常常一摇就是几个小时。为了机器散热,他不能关窗,任凭蚊虫飞进飞出肆虐。“还好,壁虎也跟着爬进来饱餐了。”他笑呵呵地对我说。

王飞天性乐观,闸房里如此逼仄,没想到竟然成了他的“安乐窝”。他说:“夏天晚上躺在这里乘凉,看天上的星星,听灌渠的流水声,真是舒服极了!”

每当旱季来临,升钟水库就会开闸放水,储满沿途的八尔滩水库、范家沟水库、九龙潭水库、青龙湖水库、莲花湖水库等,附近乡镇百姓的生活用水问题迎刃而解。一道道清流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远处的山岭逶迤连绵,近处的庄稼层层叠叠,一户户人家,炊烟袅袅。

秋收结束后,天地静寂,灌渠开始休养,这时候王飞会换上水裤,进行长达6公里的巡渠任务。遇见芭茅草,他用绳子把自己拦腰捆住,吊在大树或者石头上,然后用刀把芭茅草砍掉;碰上杂物淤积拦污栅,他会下水一点点清除杂物,使沟渠的水畅通无阻。

王飞的心早已和闸房、与灌渠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与更多灌渠守护人一道,正把清流送进希望的田野,送进千家万户……



升钟水库泄洪。杜保东摄

大地